



87416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元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

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善

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

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
客主以相問以明爲論之是非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
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客曰夫草蟲鳴則阜

躍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

曰嘤嘤草蟲躍躍阜蟲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蟲
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援而右搏雕虎清有子曰虎嘯而谷
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除不陽獸與風
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蟲超躍而從之離虎
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
雕謂虎文如雕畫故因因縕云相感霧涌雲蒸

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
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時

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

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五臣本作協

膠漆志婉孌

力於填箎

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轉箎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

賦曰芳香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孌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毛萇

曰土曰壎竹曰箎銑曰琴瑟填箎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

兒婉孌相從好兒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

箎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

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鐫盤盂書玉諫

牌

而刻鐘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

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

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鏤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牒古人有善事則

銘鏤於其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以記之也

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

郢人墮垠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范張款款於下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

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矩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良曰陶陶和樂兒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新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
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
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翰曰
駱驛縱橫不絕兒煙霏雨散衆多兒言交道多
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而朱益州汨骨彛敘
人無能知測其委趨也

粵謨訓

支直

切絕

交游

比黔首

以鷹鷂

嬖人

靈於豺虎

蒙有猜焉

請辨其惑

善曰言明友之義備在典謨公

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彛倫攸
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
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
也爾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
屏視踞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
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嬖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

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汨亂彛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鷙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媼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五人

听

魚謹

然而笑曰

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

將澤

不覩鴻鴈雲飛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

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

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

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

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失時有燥濕弦

有緩急微杜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備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萊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菰沮與菰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听笑兒循絃曰微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爲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蓋聖人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

鳥

隆

善曰言聖人懷

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虺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掘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

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齊曰掘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

日月聯璧贊疊疊

亡鬼切

之弘致雲

飛電

五臣本作雷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爲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大平也雲飛電萬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

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神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

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眷聖也良曰日月照璧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爲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眷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爲至夫組織仁義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琢磨道德驪

五臣本作歡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

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
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
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
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
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綬類也織謂
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
織琢磨然後爲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
彫零也言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
歡感同也

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
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

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
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

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淪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可逢也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典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

訛言鄭玄曰訛僞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

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
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
之未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
訛偽也但詐謂伺人之間隙也蹶起喻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
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於是素
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於是素
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毛詩曰
民之蚩蚩廣
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
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然則五臣本
聲勢盛不知素交如水之淡也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
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
也良曰原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

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石

壓梁竇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

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兒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

雕刻百工

鑪捶

靡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喻

吸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顓莊子
 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
 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
 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
 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
 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
 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銑曰雕刻鑪捶喻造
 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
 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
 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
 也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
 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
 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
 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
 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

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

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驚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

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皆願摩頂至踵許惟切五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五臣本作七族宗族字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素隳肝膽李顯詩曰焦肺枯肝抽腸烈腸鄒陽

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

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

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

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

刺秦士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

殺身覆族也富埒五臣本作將陶白賈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汗而鳴鐘善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

至鐘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僅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

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訾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

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

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穴漢書食貨志曰濁氏以賣

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閑良曰將等擅專也餘同善注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五臣本作子字

藁管燭之天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馳沓鱗萃分鴈鶩

之稻梁霜玉笋之餘瀝

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過

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其茂去

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

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

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

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爲足

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

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周易曰貫以宮人寵

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

貫倒景而歷飛梁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鳬藻

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

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

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咏君稻梁說文曰竿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爲戶樞者冀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驚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踴躍颺脊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銜恩遇進款誠援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

也善曰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

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
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謂貨也

陸大夫宴

五臣本作讌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

卿貴其籍甚摺紳羨其登仙

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太中大

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公

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浪籍志盛也西征賦曰

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

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

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舉有道不

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讌喜謂酣樂也西都長

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

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摺紳士

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登仙

矣羨加以頌將願六跼過涕唾流沫騁黃馬

願也

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善曰解嘲曰蔡澤頽頽折頰涕唾流沫西楫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

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

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

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

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

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頽曰持節使者敬

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

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

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頽頽蹠蹠涕唾流沫

西楫疆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頽蹠兒頽頽蹠

促也頽臯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

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敘溫郁

也王褒為碧雞頽雄盛辯辭之謂也

本作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劉

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良曰溫煥煥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黍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廻顧言語也

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

丐其餘論附駟

子朗

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

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

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
在於綺襦紵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爲
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
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
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
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
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
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
鴈於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
紵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
也絳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弓乞也駟良馬也
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辯者乞
餘論亦猶蟬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
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
說而爲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驩離品
交也

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五臣作煦

沫鳥因將死而

鳴哀

五臣本作哀鳴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

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騷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

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同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

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致也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

勿頸起於苦蓋胡臘反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

湫隘苦蓋謂貧賤言湫隘苦蓋謂貧賤言是以伍貧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善曰言宰嚭由

伍貧濯漑而榮顯既貴而諧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

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濯也

在於貧賤類乎泥滓摩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貧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

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豁爲大夫吳越
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
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
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
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
廬死夫差旣立以伯豁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
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
聽太宰旣與子胥有隙因譏子胥王乃使賜子
胥屬鏤之劔乃自劉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零
吳子使太宰豁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豁字雖不同其一人也班固漢書
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遜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員子胥也濯旣洗濯也宰豁因子胥洗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爲趙
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
交言窮迫則交謂宰豁厄楚奔吳陳張因秦立
趙也馳騫之俗五臣本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

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

初委

其輕重續所以屬其

臯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

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鈎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曾參魯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錯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龍薦邴彥文曰雪白水折嗽然曜世也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續縣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縣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

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舒向金玉淵

海卿雲黼黻河漢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上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視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貴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毛

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謖曰命危朝露身輕

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

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也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落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若衡重錙銖續微剽飄撒匹雖共工也菽豆也

之菟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侯瑾爭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謫庸回伏讒菟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菟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慝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躋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東京賦曰巨

得間疊躡其略切 良曰錙銖輕也影撇
兒喻微有氣勢之人蒐隱慝惡也共工少昊氏
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奄義隱
賊之行荊楚也莊蹻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 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

婢導其誠

善曰說文

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
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
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能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髻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穆天子
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洊
也洊音綽字漢書曰繇王閭侯亦遺江都王建
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桑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技按摩
 手足也痔後瘡也宜人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
 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盡
 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
 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便辟曲諂兒導引也
 謂作柔弱之兒引誠心於勢人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

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

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芻或茅荅賓戲曰

銳思毫芒之內銳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

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笥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

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

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凡斯五交義同賈

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古鬻故栢譚譬之於闐闐林回論之於甘醴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栢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闐闐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夫寒暑言栢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爲誤也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

波瀾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

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
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
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
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
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徇

善本
作徇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

五臣本作也字
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善曰言貪利情同譎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
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

博爲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
薦達也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
富貴殘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
朱博所以爲凶隙於末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

五臣本無乎字

善曰莊子曰規

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爲廷尉
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
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翰曰規
規小兒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然善本
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然無然

字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
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

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

禽獸同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攜

離也向曰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善曰

攜離訟諍也

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

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餮漢書贊曰勢利之

交古人羞之濟曰陷沒也饕餮貪財食也古

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善

曰

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連召也有梁之初淳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

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

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自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猶也楚荆也夏與複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檟楚杖也近世有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典譽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日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綰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爲人所稱譽也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五臣本作特俊邁聯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

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
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
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
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
也銑曰邁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
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
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
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
賢人也

見一善則吁

衡扼腕

爲

遇一才

則揚眉

抵掌唾罵其脅吻

無粉

朱紫田其月旦

善曰孟子

曰舜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
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

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兇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輜輶擊琴輜輶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鮮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輶

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
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
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
注曰閭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奧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濟曰輜駟華車
也輜車軸頭也閭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
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奧隅
者如昔人得升孔子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
之堂李膺之門耳

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棼曰客有謂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
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
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

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
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
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前拔剪拂音義同
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
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
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
躍馬疊迹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盼顧盼剪
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
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
之庭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
之清

麀麀羊左之徽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

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
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
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

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也綱繆親密兒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暮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及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

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

也莊子曰夫差其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辭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

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慨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 銑曰願目死也粵當爲越爲任防死於新安葬於楊州楊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縣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縣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實謂墓無車馬之謁也

鄧厲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陸

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

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
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
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
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
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
今年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向曰藐
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
海也鄣山穢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自昔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郤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

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倏然不相存贈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
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
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
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

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郇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防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郇氏分宅之德

嗚呼

世路嶮巇

許一

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

善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治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見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皜皜然絕其雰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

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繳繳者易汙楚辭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繳繳潔白見雰濁踰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也畏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穀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

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廻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廻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

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

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

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
星廻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
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
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
以成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
行劉曰夫五
生物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其成
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
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天不私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
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
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
要克諧之會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
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
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
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

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秦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鑑銖之衡縣

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

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
能也錘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
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錘衡
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劉曰由衡
危鏡凶哲

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
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
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
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
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
存身而無
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

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兒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後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

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人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

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濟曰此章明昏主弃賢良親邪媚數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又之人隱於數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

五臣本作施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

五臣本作

敝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寵謂五侯親謂

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道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執跡也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彤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

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翰曰此章明聖

人以百姓心爲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

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

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
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
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
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
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
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
亦洗於渭乎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
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旣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
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徵之爲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
振綱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
不感時君
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

視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

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

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

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

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

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

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鍾鼓樂也玉帛禮

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

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

禮樂之化而

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作景乘馬班

如不輟太山之陰

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馬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

虛實之驗在茲也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心而

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

如王肅曰班如繁栢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

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畧影也濟

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

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兒輟止也太山東岳也

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

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畫

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

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

善曰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甲者也言繁

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

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

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

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

也

良曰此草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

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

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

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

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

所思與之

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鷦鷯能飛不假風力鳴鵲夜見豈藉還曜
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
鳴鵲夜撮蚤察毫永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高誘曰鳴鵲謂之老莧鵲音休蚤音爪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
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貧者
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
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爲明喻
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對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

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
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
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
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
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
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
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
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
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
之志以進賢明豈
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

臣屢抱後時之悲

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不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

而息照後人後時而屢歎喻朗王蒙垢而掩輝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
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
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
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
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
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爲利眼也此喻君也雲
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
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
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
德故數有失時
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

五臣本作主字

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

年

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

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
五音紛其繁會 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
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并以絃急而繁亦
猶烈士貞女及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王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門之哭

善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

作楊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按晏子春秋曰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
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爲我奏威
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
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
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善曰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閭乎妻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

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
靡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

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

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

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

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

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向曰

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

機務

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賜谷

善本作湯字

之畧揮翮生

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

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

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

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賜谷日出處畧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

翮生風亦能續日畧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故

五臣作以

威以齊物爲蕭德以普濟爲弘

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芝蕙香

草墜落蕭嚴普徧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

五臣作慣

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

瞽叟

五臣作史

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

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在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

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
上文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
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
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
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
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
神難成也人亡則滅
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

五臣本作斯

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

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

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

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燬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比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及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

往說日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
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向曰此章明事至於
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東野
同善注言楚人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
陳其芳義野人所不
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意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

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

白爲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

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
書益曰至誠感神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
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操曲也玄
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

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旣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旣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真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曰也真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爲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爲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

探賸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劼二臣誅而楚寧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

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劼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

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

也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若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

勛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
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

所傾非假百

五臣本作北

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

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
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
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
張衡舞賦曰旣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
施也銑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
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
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爲美何必假北
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
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無生字

民有倫

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

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韋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勉叡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克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
作照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

時而謬

劉曰檢謂定檢不濶漫也此言畧景有節入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

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檢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

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
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
能相通猶百官衆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
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
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
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

五臣本作陵

霄之節厲

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

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
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
岳藁書劉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屬高也
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
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
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
以時不可動故勵節
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栢撥之君

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
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音故子

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善曰身蔭
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
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
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

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
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
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
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
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
者以密爲密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
對姓恐文非體也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
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
天爲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
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特雍太平化也豐
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
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
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
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

莫叟蘇同荀

收察縣景

東秀則夜光與珽珽

善本作武夫

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劉曰連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

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
猶舍也西顧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
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朦朧奏功薛
君曰無珠子曰朦朧子貝而無見曰瞶大戴禮
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
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
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向曰
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
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
喻賢也朦朧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
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珽石名喻愚
也換易也困達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
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珽咸歸匿耀亦猶世昏

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僚

素

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

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

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暗每律各一內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

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其氣之近可
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徠向也謂棹向地中候
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
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
逃而况人情
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

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
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
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
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
設人形見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
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

爲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政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敵

五臣本作圍

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

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

審其會

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

人之能也

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翰曰此章

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圍止樂之

物鼗小鼓也夫祝圍鼗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

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

之事以審

要會也

臣聞目無掌

五臣本作常

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善曰言爲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

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闢及汝竟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其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

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鵲首天子之

乘廣雅曰漂激也 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

易聖人爲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

也漂 蕩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善曰法言曰

能動聾瞶也洞疾兒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

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良曰震風大風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劉曰言

洞疾夏大傾側也 善曰屋雖靜而

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 鄭玄儀禮注曰

爲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爲動也 疑止也自定之兒也 翰曰凝止也

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 係乎靜則

動貞 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

可以文而害意也 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

靜也風震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

而動正也

而動正也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劉曰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

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爲水及風誤也悔當爲誨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蘊絮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蘊絮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勸誚輕薄之頹風

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屨
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
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
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
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
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著吾所以悲者
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
遺弃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
可弃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
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

五臣本作不

應感以其方雖

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
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

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劉曰傷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

姓之心至谷風習言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

下自安也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

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良曰此章

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

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

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

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

高大也

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

身死國家爲惜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
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各生之質情
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
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
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
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
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
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
性能生欲火順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
之君縱欲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爲
禾黍故無
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
隨俗升降用行其政取其

濟物而已由求為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實與鼗古字同鄭玄
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銑曰
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
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
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
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劔之痛義貴

五臣本作

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

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
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
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劔之痛以利輕
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澤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也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也舜讓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爲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爲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

曰玄遠也

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濟曰

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

用玄遠

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

乎玄遠者

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

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

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

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

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

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

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

說文曰畧曰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

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

也其勢難覩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

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

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幾至

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理

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

善本作鹵字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

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銑曰此章明上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

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

臣聞是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

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

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

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幘幘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幘莫經切

幘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

於則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

凋松栢也淫侵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箴

女史箴一首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

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五臣本作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

甄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

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

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見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爲瓦器也

帝句義肇經天人爰合

臨人爲象也。不心乃羞。至終云人矣。女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曰包義

伏羲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

家道以王而五臣本王猷有倫善

案此以上而無而字三曹不作曰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詩曰王猷允婦德

塞。鄭具狢古字。逆。何口狢逆倫治也。女行。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妻道也 又曰含章貞吉以時

發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 婉嫕 淑慎正位居

室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 服虔曰嫕音腎桑之賢曹大家烈女傳注婉

柔 和嫕深邃也 毛詩曰淑慎爾止 周易曰女正 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 正位謂皇后

也 施衿結褵 虔恭中饋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 施衿結褵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 毛詩曰親結其褵 九十 其儀毛萇曰滴婦人之幃也 褵與離古字通也

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南曰褵纓也 虔敬也 中饋酒食之事也 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

也 肅慎爾儀式 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 又曰各敬爾儀 銑曰

肅敬儀法式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枉耳 用懿美也

忘和音志 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善曰烈女傳曰 樊莊樊姬者楚

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恡

五臣本作吝字

善曰漢書

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齊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妾有辭割驩

五臣本作歡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良曰同善注言道罔

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毛詩曰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翰曰殺滅旦偏也崇猶塵積替若駭

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

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

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銑曰輦廢也塵積成

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爲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性之不飾或愆

謂理裝梳也飾性謂脩德行也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

案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齊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修飾也克能也言修飾道德則為

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

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

背義則夫婦亦相疑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

疑同衾謂夫婦也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 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

昧靈監 五臣本作鑒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 幽昧

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闇靜之處而以 無矜爾

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 榮曰周

榮天道惡盈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齊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

榮天道惡盈 齊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

天道惡滿也無恃爾貴隆隆者隆善曰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良曰隆隆盛也隆落也鑒于小星戒五臣本作式彼攸遂善曰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

所必遂也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言比心螽斯則繁爾類善曰毛詩盡婦人之道

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銑曰螽斯蚣蝢也言無妃忌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

也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

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妹弟專寵于餘年卒皆無子也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

以興

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

乎懼不敢息

銑曰翼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

翼矜矜小心兒興盛也

史司箴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

庶姬衆

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

暢來弔國憂實憲遣客刺殺暢發覺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

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

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時固隨寶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白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

將軍寶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讚憂卒寶后養帝

以為已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

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翰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乃麗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時固隨寶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白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

將軍寶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讚憂卒寶后養帝

以為已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

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黃亮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翰曰黃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乃麗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步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昔

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儋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出曰訓兵向曰耿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鷹揚之校螭

虎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

曰勗哉夫子尚栢栢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暨南單于東胡烏

栢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元戎輕

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

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

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

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駢雷輜

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如雷聲也蔽塞

也勒以八陣泣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

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

陣八曰鴈行陣

向曰注與善同泣臨也謂勒

八陣之勢以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

威神臨之

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曰玄黑色絳赤色耀曰絳天言其盛也

遂凌

五臣本作

高闕下雞鹿

五臣本作鹿字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

至高闕臣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良曰陵上也高闕雞

漉皆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

軍絕漠臣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溫禺翰曰磧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鍰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

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釁鼓也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

鍰劔然後四校橫徂善本作星流彗掃向曰校徂也

行也星流言疾也彗掃言蕭條萬里野無遺寇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齊曰蕭條萬里空遠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之兒言寇賊無餘也

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旣平匈奴考

書傳驗圖牒覽

遂踰涿

丁角

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

匈奴中山川也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

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

逃遠去依安侯河西翰曰踰跨皆越也

乘上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

躡冒

墨 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

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

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龍音龍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

長號也區落部落也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

龍庭單于祭天地也

祖宗之玄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

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又文官曰匈奴巧南無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向曰據舒也高祖

爲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

靈也憤怨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曰

天子之聲也茲可五臣本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

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善曰漢

上疏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

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良曰咨嘆美也刊

削鑠舒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昨海外善

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

荒裔絕於凶虐也

奠其貌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竭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

碣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

建立也隆高也碣碑也

熙帝載兮振萬世

載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能奮庸熙帝之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

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齊北相疾卒

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

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

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

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良曰譽聲譽也隱心而後

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

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

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銑曰臧善

也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

昭不日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昧兒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疆也善曰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

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

者先亡也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疆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

夫志悠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疆兒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疆兒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爲剛疆之

志悠悠然其禍故重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也悠悠長遠之兒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

足不辱故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芬言曰王莽勝不善也銑曰苟且恒常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

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雋石記焉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戕戕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

曰巖巖積石兒也遠屬荆衡近石兒梁山梁州山也戕戕高兒

綴岷嶓音波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

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綴南通印隤北達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

襄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樊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

襄谷

口南口曰襄北口曰斜也襄斜谷名也

過彭碣

高踰嵩華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銑曰

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

名踰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險可向曰大可爲鎮是曰

劍閣壁立千仞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

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如劍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良

曰言窮盡地之險

極道路之峻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

漢開自有晉

善曰閉田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翰曰蜀人負

此險固故遇蜀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

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

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秦得百二并吞

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

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

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

也田生謂肯也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

勢之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向曰矧況茲此也狹

險也

土地自在區

域之外也

一人荷戟萬夫起

七且起曰陳琳爲

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

曰趙趙難行也濟曰趙趙不進兒言負其險

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田肯曰秦

形勝之國也

齊有瑯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

也險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善曰史記曰魏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穹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歎也

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

自古迄今天命匪

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

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

而作暴亂少公孫既滅劉氏銜壁

善曰范曄後漢曰公孫述

不敗其功也

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

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

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

拍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偃公面縛銜壁

向同

善注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

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

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爲誡也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

太常卿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良曰同

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者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

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

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而紬緯其合天人啓基

巨克明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

爲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昬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蒸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昬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

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

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爲君臨人不道專爲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濟曰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隋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於是我皇帝拯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

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

是

萬福

善曰

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禔猶取也言敬於是

善本無

於是

善曰

龍飛里采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

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

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
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
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
賦曰晻曖低徊天行地止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見天行地止謂法
天地行止也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

筮協從人祇響附

善口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

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
發度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
於天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
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蓍吳質魏都賦
曰英雄響附銑曰旅衆也高祖斬白蛇屯黑
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鳥此聖人之
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

穿曾露頂之豪箕坐

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銳爭先

善曰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
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
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
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胷人去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
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自爲南趙王賈至
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
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
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
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向曰穿胷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楚辭

日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齊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
 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
 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

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
 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
 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
 良曰赫盛兒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
 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
 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善曰吳都賦曰弘軻連軸巨檻接艦鐵馬鐵甲之馬

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
 北際之中陳琳為表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

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弘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舩也鐵甲也言水陸
發軍也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

士無遺鏃而

五臣本無而字

樊鄧威懷巴黔底定

善曰魏略

王淩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
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
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
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
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書曰震澤底定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
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
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

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

似藩籬戰同枯朽

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

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踈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

折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

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善曰鄭玄周禮

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革尚書曰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尚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

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
小人也 齊曰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

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言師至齊
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

罪弔民

善本作人

農不遷業市無易賈

五臣本作價善曰尚書中

侯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緇負歸湯帝

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

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焉聖人爲海內討惡

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

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

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

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

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

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

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隠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

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隠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翰曰四隠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誅軍書更至也

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

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兒矣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阻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請馬援
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
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
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
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舍德殿其夜
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
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
於漢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
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
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
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
授首謂引頸受斬也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
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旋
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廉於財向曰焚弃綺寶謂崇儉也帝
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王於諸侯人咸喜也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

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
四海賓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
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
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
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

也均

於是仰協三靈俯

五臣本作府

從億兆受昭華

之玉納龍敘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既交錯

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

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

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

馬維貢龜書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

受納者言升為天子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

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

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布教都

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中國也

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

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羗

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

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銑曰

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南服緩耳西

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亢之人

五臣本作民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鎖雕題呂氏春秋

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

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

國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

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

篤論都賦曰同亢裘褐之域共川鼻莫不屈膝
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

河西無警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

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也禮記孔子

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

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

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

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

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

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

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

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鄯無警言晏清

也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

顧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

也忘息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善曰

言無也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

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

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兵軍嘉也漢書

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

凶兵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置博

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

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

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園

鄭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
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
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興建庠序啓設郊丘
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

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

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
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丘若樂六六變大神
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個臣又曰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
郊南郊丘園丘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
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
也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
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

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齊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

也於梁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

役休務簡歲阜民和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

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

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

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

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

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

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

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

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

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

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也阜厚也

截允執厥中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類

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爰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翰曰規法纂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以事有煩亂人者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

垂布憲之文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相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

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銑曰哀公三年火季相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
言布法以示人也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樹闕之夢

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

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

為松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

具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

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

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蒼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

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

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良曰皆闕名也或以聽窮

省究或以布治懸法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

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或以表正王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翰注同

居或以光崇帝里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

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晉氏浸弱宋歷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

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

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
日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
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一闕高壯可徒施之王茂
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
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
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
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兒鴻大烈
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爲天闕宋
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
記大業沈沒皆假爲觀闕是欺誑耳目無益章
程也乃命審曲五臣本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

臬

魚列

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

善曰周禮曰或審曲

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

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頃

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上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齊曰審察也謂祭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

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

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

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

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盛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

步而行以物觀雙碣之容人五臣本作識百重之

表敬也

典

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

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上喻曰豐

屋廣夏崇闕百里

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

姓觀之以知自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作

範垂訓赫矣壯乎

善曰紉正釋機曰創制作範

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

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諫曰赫矣陳君向口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兒爰

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臣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此言

建國立都不怙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

也洛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

辨方正位立都不怙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

故雍洛咸爲帝宅也

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主所居因功業而後盛

禮文之德由功化而益光也周

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翰曰青

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

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

預晉書王導上言曰廻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

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

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

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寢矣藏書則決

日歛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歛之銑曰青蓋謂

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大人造

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

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

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

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壁立
何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倖哉假蹇壯矣巍

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兒也何晏論語注

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大命曰重殿疊起交騎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濟曰偃蹇巍巍壯大兒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布教方顯浹

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

邦國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歛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浹日而歛之委篋謂藏書也
鬱嶺
勿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

崑其獨出西都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

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

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其泉賦曰枕浮柱之飛

榱兮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屈穹隆壯大兒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色法上圓制善本

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製二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

繫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

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銑曰謂取模

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

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背九房

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

二故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有銅駝

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

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向曰賓列也

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
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
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日善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窰重軒穹
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濟
日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
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
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

故曰新
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
以舊漏舛舛乃勅負外郎祖暅

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
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

刻下漏數刻以考
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

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

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

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

悉長短之度此明須

漏刻之義也准法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善曰周禮

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

水以為漏也

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

哉歎此義也

之用遠也

揆景測辰徼

官戒井守以水火分

之

茲日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官謂徼巡其官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

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
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
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也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
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
也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以火守壺者爲夜視刻
數分日夜者爲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
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而

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

子殄滅攝提無紀

善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
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
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常指辰而乃

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
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
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也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
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
也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以火守壺者爲夜視刻
數分日夜者爲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
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而
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侯殄滅攝提無紀善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
三代旣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垂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
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常指辰而乃

指已足為失方 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
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
滅無紀言閏餘乖錯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不與正歲相值也

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

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析
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
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
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
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
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善曰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家家自謂抱金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
崑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
珠崑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

益弘度遺篇承天垂百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

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

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入並為漏刻之法言意也布在方

冊五臣本作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于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

譬彼春華同大海棗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藻

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寧可以

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傅伯

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

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

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

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

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

法也言爲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

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

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

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令魏丕所造故云出

自會稽會稽郡名

積水遠方導流垂則

善曰

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六

日無辨五行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二日則夏至

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首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閹

於檢

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

姑洗

濟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

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

言易齊政也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色之石

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曰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闢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

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 坐朝晏罷每旦晨典 善青雲千呂至道之應也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

晨興 薛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晚 屬傳漏之音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齊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

人掌祭祀夜嘒旦以詔百官 以爲星火謬中金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

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州綠良曰星

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滿用水以陰陽之

象謬誤也言時乖啓閉箭吳鎔銖善曰左氏傳

違誤失常

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

鎔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翰曰啓閉以箭

漏水也言舊漏壺箭爰命曰官草創新器善曰

失開閉長短之節

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諡草

創之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

新漏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善曰周易曰仰

刻也

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俯則觀法

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祲之則于地四參

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齊曰

則法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善曰司馬

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

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

帝年號蠹朽闌也舛差也

金筒方負

五臣本作金筒方負

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

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甬吐水無滯咽

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筒引水其

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甬納於壺也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

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

改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

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累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不謬圭

撮無乖黍累

善曰漢書曰天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

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麤括切濟曰謬誤

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

又可以校運筭之

聯合辨分天之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

與焉都分天部而闕運筭轉歷也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今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

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善曰

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
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
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
闕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淩梁覆太初歷晦朔
弦望皆最密也翰曰四氣四永世貽則傳之

無窮赫矣煥乎無德

五臣本作得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

稱言成

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

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栗氏爲量其銘曰嘉量既

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

史也書盤盂中爲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

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爲
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
書盤盂以爲戒昭明也言此小物

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

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
達與天合符又曰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濟曰入神之制謂漏
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
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勲倍**

楹席事百中机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
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

曰黃帝有中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
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中机之
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
席事過中机之百倍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

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
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吕尚作周太師而封于
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洛邑

之義

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

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

不及於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

彼乎

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王簡金字編以白銀紀

善掇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

煥矣不窮兒乎昭備

銑曰乃詔小臣爲其

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

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易

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曰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

於道其求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

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壺是惟然哉

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會稽照帝之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

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濟曰照廣戰事也衡石稱也

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善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特道

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遽遷水火爭倒衣裳禮挈壺

氏掌挈壺以令軍片片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

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刺失明擊刁次叢木乖方善曰漢書曰李廣之時節也擊刁次叢木乖方廣行無部曲不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升畫炊鉶

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

聚據鄭玄曰謂擊據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銑

曰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

也舛次垂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

言失常也

究爰度何曰言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濟曰

帝於此窮究而度也

襲重也方壺體善曰陸機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陸機

也圓甬體也

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良曰洪大靈

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虬承注陰蟲吐喻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

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翰曰虬龍也

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喻之倏往忽來鬼

出神入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

方佳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洗

曰言微妙也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扇刻賦曰形微徇繭之絲

逝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

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

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濟曰

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

法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

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

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

善曰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良授

曰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

受靡譽登降弗爽

善曰

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翰曰言時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

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

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月不知

五臣本

來日無

五臣本作不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善曰周易

日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

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向曰遁隱

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

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

合昏暮卷冀莢晨生

善

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

周處風士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

子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齊

日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冀莢瑞草

尚辨

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

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沚歷樞曰靈臺參天意

萬物之情可見矣

翰曰言合

況我神造通

昏冥英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

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配

皇等極爲世作程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爲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

女傳頌曰尚早貴禮來世作程

何曰皇天也

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爲世之

謂法也極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寧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

天之神不察視我明

誰謂不痛庸早世即冥誰

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書相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

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

存

亡分流天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朝聞夕沒先民

所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向曰先人古人也思聞道而死

何用誅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善曰

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維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於

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濟曰素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善曰

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良曰猗歟歎辭侍中祭官也遠祖畢

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爵同齊魯邦祀

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

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

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

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

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

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

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

因以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銚曰斯氏王氏也

為氏焉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

之盛是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善曰漢書曰陽九

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

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

齊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矇暗

也中暗謂

王莽篡位世祖撥亂爰建時雍善祖謂光武皇

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日發此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曰恭自君二

祖爲光爲龍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

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毛萇曰龍寵也向曰蔡曾祖襲祖暢皆爲漢三公詩曰詭見君

子爲龍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五臣本

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善曰尚書曰納

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

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

事使五常之典

天靜人

五臣本

能順從而行也

作民

和皇教遐通

良

言能使天下安和**伊君顯考弁葉**五臣本作世**佐時**

皇王之教遠通也**善曰**魏志曰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善曰伊惟考父也弁不絕之稱也謂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

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善曰張衡四愁

密**銑曰**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善曰粲父

謂軍謀之事也**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向曰粲父出為君以

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

幽讚微言善曰孔叢子葛弘曰仲尼洽聞強記

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齊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

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文若春**

而架月歌言也歌言為先聖之書也

華思若涌泉

善曰答賈嶷曰摘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敦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

如轉圓

良曰春華喻繁茂

發言可詠下筆成

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

常以爲宿構

翰曰洽

棋局逞巧博弈惟賢

善

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

魏志曰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復之碁者不信

以杞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

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

銑曰棋局逞巧謂粲能覆局及

善博弈

之術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

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

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

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

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

舉遠竄荆蠻

善曰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日阻艱謂遭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兒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粲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善曰盛弘

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

阿王誅云振冠南岳濯髮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

也鄙陋鮮明也南岳衡山也清潛處蓬室不干

勢權

善曰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荊州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

師講武習射御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

向曰或違亂

君乃義發

師旅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黎勸表子琮降曹公

謂籌度知其疆盛也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善曰相譚陳便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壞亂復帝宇

良曰高尚太

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

多是用不售

翰曰斯言為

是與伊何響我明

德投戈編郡

若稽顙漢北

善曰漢書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

都音若 銑曰奉上曰響編都二縣名言 我公
奉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曰魏志
曰太祖辟

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
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向曰寔實嘉善揚名也

曹公實美粲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
綬謂辟粲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 勲則

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
曰勞謙君

子有終言又曰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 乃署祭酒
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良曰曹公署

祭為軍謀祭酒與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孟
之軍中行止也 子曰計

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我遺策動不失其中翰曰言計策必中也

王建國百司僦又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

曹公爵為魏王史置百官又理也謂僦理之人也

君以顯舉秉機省闥

音太

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

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闥宮門謂祭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

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

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齊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

世也曉

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勞我師徒光光戎路

五臣本作輅

霆駭風徂君侍華

轂輝輝

五臣本作輝耀

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

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茲三事以清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特騷動擾亂也光

光武見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榮為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

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

言榮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

如何不濟運極

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旣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

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
謂粲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
翩翩孤嗣號慟

崩摧
善曰蔡邕表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
發軔
向曰翩翩孤兒孤嗣粲子也

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善曰楚辭

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向曰軫車也
迄至也謂粲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鳴呼哀

哉
良曰魚失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善曰

二色名言不渝也翰曰貫過也植
目言與粲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
好和琴瑟

分過友生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

謂朋友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征行也
如何奄忽

棄我夙零

濟曰奄遠夙早零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

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敝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

良曰厲遠也予植傳謂也戲為

初與粲有戲言敝蹄靡此

驩五臣本作歡

之人孰先

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上

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

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泰素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銑曰言何寤粲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粲論存亡

生元之數而粲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泰素天

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絜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

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齊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

於天喪柩既臻將反五臣本作及魏京靈輜迴軌白

驥悲鳴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願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魏

京魏都也靈輜喪車也軌轍也白虛廓無見藏

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言

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居盈反銑曰延

引也雨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

如

沒達士徇名

善曰莊子小人徇時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向曰安止

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

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天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爲

時榮死爲人哀亦爲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爲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王隱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

喪易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

翰曰榮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

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或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

其上也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銳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以是

政教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

阿伊尹也相於殷而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毛詩

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忠節克明茂

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

將宏王

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

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

良華首之老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

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銜恨沒世命也奈

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何嗚呼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法言

曰銜恨功未著也

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

身沒名垂先哲所避

善曰

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不亡也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

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

敢託

旒旗爰作斯誄

善曰揚雄注諸旒旗

元后誄曰著德太常良曰旒旗謂銘旌

懋也古人罕以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

善曰漢書曰楊維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

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

間周衰而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

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菜於晉之陽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

曰楊侯肇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則其後也

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天猷

五臣本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向曰龍

伊君祖考

方事之殷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秣

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濟曰鳥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

五臣本作魏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

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奮躍淵塗跨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拔滄塗跨騰風雲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

用如龍之奮躍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驍騎府君

淵泥躡騰風雲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

揚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既字休先領軍將軍銑曰統領也驍騎肇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

祖也領軍肇父也

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弟肯堂矧肯構

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

基本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栢譚答楊雄書

曰子雲勤味道腴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

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

怡如也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

道靜然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

進也言爲孝日進怡怡和順兒多才豐藝疆

記洽聞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藝孔

良曰豐多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

也洽徧也

必珍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

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曰睇

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

人尺牘皆珍貴之矣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學優則仕

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曰論語子

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曰子皮曰僑聞

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

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

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

也肇為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比縣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濟曰化風

命化也惠愛洽徧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

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惟此大理國之靈章君

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泣其任視民如傷

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

法也泣臨也視民如傷言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

曰庶獄庶慎銑曰庶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善

衆辟法端正詳審也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惟

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

書曰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

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周亞夫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肇碑曰除野三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

縣齊曰肇爲野王典倉盈使億國富兵彊善

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使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

楚國富兵彊良曰盈滿也使亦倉屬十萬曰

億倉廩實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

故兵彊也

作弼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爲參軍周易

永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翰曰煌煌明也

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

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用錫土宇膺茲

才文帝取爲參軍以作輔弼也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

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

黻與紱古今字同

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

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委

順天聖皇

五臣本作王

受終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

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

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善曰肇碑曰皇祖之

始典戎武衛

濟曰烈烈盛兒統領也禁戎禁兵也

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

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良曰司主管簾也閭闔洛陽城門言主門簾清靜席宮以備非常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

風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謂督勲勞班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命彌崇

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

銑曰謂言督察崇高

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

滔江漢疆場分流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

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見

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也周被也

疆場分流言未同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

也疆場謂疆界也

莞

官

乃牧荊州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東莞屬徐州

也齊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楊

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刺史

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

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聞善若驚疾惡如

讎示威以德以伐以柔

善曰國語楚藍田疊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

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絮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豐席卷南

極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銑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偽師長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於吳也

繼塞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西

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冠圍備始合晉巴東監庫徐胤率水軍諸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歷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攻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向曰褰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

之差也

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栢子其敗如日月之食

焉何損於明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

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

旋旆為法受惡

善曰左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非讓責也責特其

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
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
退守丘塋杜門

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目典墳

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

不質
善曰毛詩曰采芣祁祁封禪書曰維稽紳

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

為諫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也銑曰祁祁衆多見稽紳衣
位貶道行身窮

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

志逸
善曰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

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
弗慮弗圖乃寢乃

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

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曰不弔
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日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
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愍而使大命終也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

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
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
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

伊君

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翰曰蓐席也朝廷謂

天子朝達

五臣本作建

厥辭夕隕其命

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

夕亡也

聖王

五臣本作主

嗟悼寵贈衾襚諡德策勲考

終定謚

善曰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

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向

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口肇薨天子

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

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及同姓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

善曰毛詩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

疚翰曰孤嗣肇子也疚病寮官悴憂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

哀哉

銑曰歎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向曰

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

戴侯為友故云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善曰禮記曰見父之

覆潤重陰也

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齊

日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

心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曰士者申乎知己也

良曰知己言戴侯知我之承諱怵怛涕淚霑襟

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善曰楚辭曰泣獻欷而霑襟

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怵怛悲傷也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

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

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肅侯

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楊潭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譚

也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光祿勳密陵成

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

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

諸艱難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入王家良曰保安入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

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

善曰曹子建自試表口終軍以

妙年使越

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

雖舅

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

奇之

善曰論語子曰獨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

氏謂鄭袤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

吾見其進

未見其已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既進未見其止也

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善曰左氏

傳曰已不能庇其仇讎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恪及祖肅

侯父康侯也仇讎讎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五臣本德宮

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五臣本次綢

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兒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苟人必

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也不幸短命善曰論語

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

謂死也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己亥

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作世熙隆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

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

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

茂美淑善也克岐克嶷知章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

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

探賸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失易聖人之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向曰賸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

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

微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

子邦家之光翰注同子之遘閔曾未齒髫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齒毀齒也

春曰髮髭也 良曰蓬遇閔如彼危根當此

衝歟

五臣本作騖

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

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向曰騖急風也危

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弱

冠流芳雋聲清劭

音詔協韻

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遠

相繼不絕也

爾豈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

賈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同

違避豐盛賈之也先訓祖父舊作

潘楊之穆有

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齊曰穆和甥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和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爾

休爾戚

五臣本作感字

如實在已

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

不倍本也

良曰言憂

視予猶父不得猶子

五

樂之事皆同於已也

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

本作予子二字

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

吳景西望子朝陰

翰曰日吳景西岳自前將老也朝陰謂仲武盛年也

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

國曰短末二十折末三十也

銑曰死

寢疾彌

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

善曰尚書曰王曰病日臻

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

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呂相絕
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聲也疾首暱就寡人謂頭痛也
嗷嗷

哭之良曰嗷嗷哭聲同
同生悽悽諸舅

生謂兄弟也悽悽悲傷也
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
毀壁摧

柯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
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

珪逢不幸也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也含
芳謂蘭也委輝謂壁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

也
呼嗚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

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

銑曰德宮仲武

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今稔年也言不備一年

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

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

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

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

巾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日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

涕淚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塋隧

五臣本從土

既開

善曰尚書曰乃

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

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

也言因其言而殯也塋隧墓道也

痛矣

五臣本作哉

楊子與世長乖

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

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隈曲也頡頏徘徊雲鳥不進兒翰曰臨穴永五臣本作長

訣撫觀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觀館也翰曰哀

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觀館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孔

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

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